

序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 年写成。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目录

少年..... 1

车站干活 4

得到一支枪 6

冬妮亚..... 10

朱赫来与谢廖沙..... 12

瓦莉亚..... 16

相约冬妮亚 18

冬妮亚的信 23

匪兵..... 25

第一次斗争 29

冬妮亚寻找保尔..... 35

保尔被关押 37

回到冬妮亚身边..... 43

战斗胜利 47

新的生活 50

保尔的信 53

谢廖沙与丽达..... 54

转战各地 56

与冬妮亚的爱情..... 62

谢廖沙牺牲 64

保尔病倒 65

战斗..... 66

回到故乡 67

保尔与丽达 68

一场风波 75

粮食和积木柴..... 78

去修铁路 81

筑路工程队 82

艰苦生活 84

匪徒袭击 86

筑路工地..... 87

见到冬妮亚 91

保尔重病 94

回基辅继续工作..... 96

保尔成为新委员..... 102

遭遇通缉犯 107

年轻人..... 109

担任军营政委..... 110

列宁去世 113

与丽达在一起..... 115

生活的悲剧 119

在疗养院..... 125

友谊与爱情 135

家信..... 139

病情..... 141

《暴风雨中的诞生》 144

少年

肥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十字架，正气势汹汹地盯着四个男生，恶狠狠地说：“小无赖，告诉我，你们谁会抽烟？”

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神父，我们都不会抽。”

神父的脸被气得通红。

“混账，都不抽，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的烟灰？你们马上都给我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只见其中的三个孩子乖乖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甚至连口袋里的每条缝都没有放过，但什么也没发现。于是他盯住第四个孩子。他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那已被缝住了的口袋。

神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教室外的一级台阶上。他两只手托着脑袋呆呆地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爱护，这下可怎么向妈妈交待呢？

泪水不知不觉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就因为那次在圣经课上，保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父提出疑问，不料，却遭到神父的一顿毒打。

第二天，妈妈来向瓦西里神父求情，希望能让他儿子继续在学校读书，可那个凶狠的老头就是不答应。无奈，妈妈只好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在那里给他谋了一份差事。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12岁。”妈妈回答。

“好，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8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我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回头对那个站柜台的女招待喊道：

“齐娜，把这个新来的小伙计领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利什卡。”

洗碗间里的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了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停地擦洗。有个比保尔稍大一点，红发蓬松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活着，他叫克利姆卡。

齐娜径直走到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瞧，给你们派了个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该干些什么，你给他讲讲。”

齐娜指着这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回头告诉保尔：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小吃部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回答。

弗罗霞擦擦头上的汗水，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卷起从胳膊上滑下来的衣袖，用异常悦耳浑厚的嗓音说：

“弟弟，你干点杂活儿。就是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得由你照管。然后，太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活可不少，可真够你忙的。”

这时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都捧着一大叠用过的盘碟刀叉走进来。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的人对大家说：

“抓紧干活！12点的车眼看就到，你们却还慢腾腾地。”

他看见了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喂，这么着，”他的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着。瞧瞧，一个没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了。今天饶你一回，可明天要是再这样，准叫你吃耳光，懂吗？”

保尔一声不响，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他明白，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在这却是不可以的。因为真像斜眼普罗霍尔讲的那样：不听话就吃耳光。

他把大肚子茶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出去，倒进污水池；他往大水锅底下添柴；他把湿毛巾搭在火烫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当他走到下面的厨房里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保尔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用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他回到家，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水。她一见儿子，慌忙问：

“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他从开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

“怎么，哥哥回来了？”他问，心里不免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他有点儿怕哥哥。

“你大学毕业了，满肚子学问了，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是这样吗？”阿尔焦姆问。

保尔低头不语，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地板上有一颗露在外面的钉子头。

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弟弟，你应该学一门手艺。这会儿你还太小，一年以后，也许机车库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了。保尔，你要争气。”

车站干活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

这是个枢纽站，5 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

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20 多人在里面干活。10 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保尔的工钱，已经从 8 个卢布加到 10 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也结实了，当然，也吃尽苦头。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跑到下面的厨房，随即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都消停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保尔知道，他们每个人，当班干一天一夜，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

保尔心想：“我哥哥阿尔焦姆，头等的钳工，一个月才 48 个卢布。”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的仓库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他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那她们是干不长的。

在这两年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世界，那股霉烂味儿扑面而来。他从心里憧憬着一个未知的清新世界。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天气非常寒冷。保尔做完一班，打算回家，可不见接班的来。保尔去找老板娘，说他已经下班，该回家了。老板娘偏不让他走，要他继续当班。他真的很累了，但只得留下，于是又连续干了 24 个小时。夜里，他已经精疲力竭，可还得灌满几锅水，好赶在 3 点钟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不料没有水流出，估计是水塔不出水。他把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会儿。谁知困倦不堪的他睡着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水流进水槽，漫溢出来，顺着瓷砖流淌到洗碗间的地板上。跟往常一样，这段时间，洗碗间里连人影儿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人们才赶紧扑向各自的行李。顿时，大堂里乱成一团。

水却还在流，越流越多。

斜眼的普罗霍尔闻声赶来，跳过积水，奔到门前，使劲地推开门。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

哗地一下，全涌进了大堂。

叫嚷声更高了。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洗碗间，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得眼冒金星，浑身剧痛难忍。

他挨了一顿痛打，一步一瘸地回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看到受伤的保尔，他皱着眉头，听保尔把经过说完。

“打你的是谁？”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

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一言不发，向车站食堂走去。他来到洗碗间，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

“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可以吗？”

“他马上就来，请等一等。”

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说：

“好，我等一会儿。”

一会儿，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一脚踹开门，走进洗碗间。

“这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说。

阿尔焦姆跨前一步，一只手重重地按住斜眼堂倌的肩膀，目光逼视着他，问：

“你凭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但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来，然而第二拳更厉害，打得他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

洗碗女工们吓坏了，纷纷躲在一旁。

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抽搐着。

当晚，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的晚上，阿尔焦姆回来了。妈妈已经睡下。阿尔焦姆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

“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吧！”他在床边坐下，关切地问，又说：“没关系的，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我已经替你讲好了。在那儿，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

保尔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哥哥的大手。就这样，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了出来。

得到一支枪

1917年，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

沙皇时期，这存放着两万只步枪，堆积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农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游击队。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这里给锅炉工当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小城里热闹非凡。一路上，他看到拿着步枪的居民越来越多。有的拿一支，也有拿两三支的。保尔急着回家，也没打听是怎么回事。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从马上下来。

保尔回到家里，听妈妈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于是，就向城区另一头的谢廖沙家奔去。

谢廖沙的爸爸是一名副司机，有一所小屋子，还有一份薄薄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妈妈，一个白净面孔的胖女人，不满地瞧瞧保尔。

“鬼知道他在哪儿！没等天亮，就出去疯了。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多半他也去了。你要看到他，就告诉这小捣蛋鬼，哪怕带一粒子弹回家，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

保尔不想听她的唠叨，一溜烟跑了。

他穿过两条街，迎面碰到一个小男孩，这孩子托着一支步枪，枪上还上着刺刀呢。

“哪儿领的枪？”保尔拦住他。

“学校对面，游击队发的。不过现在啥也没有了，全领走了。我这是拿的第二支。”小男孩得意地说。

“唉，见鬼了。不应该回家，直接去那就好了！”保尔懊丧地想。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忙转身，连跑带跳地追上小男孩，使劲儿从他手里夺过枪来。

“你有一支就够了，这支给我。”保尔以不准违抗的口气说。

大白天遭到抢劫，小男孩气坏了，朝保尔扑去，但保尔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闪开，小心刺刀碰着你了！”

小男孩伤心得哭了，转身跑去，嘴里还在无可奈何地骂骂咧咧。保尔心满意足地飞快地奔回家，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几根横梁上。

到了晚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尔家附近的大圆木堆上又唱又跳，保尔拉着他那架双键手风琴，邻居家的加丽娜伴着琴声，唱着好听的民歌。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

加丽娜伶牙俐齿的，保尔一向有点儿怕她。这时候她挨着保尔坐在圆木堆上，紧搂着他，

大声说笑：“哎，你这小风琴手呱呱叫！可惜小了点儿，要不然就能当我的如意郎君啦。”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夜晚，谁也看不见。他推推加丽娜的肩膀，说：“你妨碍我拉琴了，坐开点呀。”

于是，又引来一阵哄笑和戏谑。

年轻人响亮的歌声，传向远方，飘进树林。

“保尔！”忽然传来阿尔焦姆的喊声。

保尔听到哥哥喊他，急忙收起琴，穿过大路，朝家里跑去。

他推门进屋，看见家里来了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点点头，转而对陌生人说：“这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尔伸来一只粗壮的手。

“保尔，是这样的。”阿尔焦姆对弟弟说：“你说起过，你们厂里有个电工病了，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个内行替他。如果要，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接过话头：

“不，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自己跟老板说。”

“当然要。因为斯丹科维奇病倒，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想找个替工，可没找到。”保尔说。

阿尔焦姆听了，高兴地对陌生人说：

“好吧，朱赫来，祝你好运。明天跟我弟弟一块儿去，事情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以后，德国人进城了。

在市中心广场上，德国人列成方阵，打起鼓来，召集到一些胆子较大的老百姓。伪军小头目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1.全城居民，限于 24 小时内交出所有的武器，违者枪决；2.全城宣布戒严，自晚间八时起禁止通行。

德军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旁，站着一个卫兵，军帽上缀有大大的鹰形帝国徽章。院子里有块场地，用来堆放收缴到的武器。

人们受到要被枪毙的威胁，不得不来缴武器。成年人不敢出头，来的都是少年或小孩。还有些人不愿去交枪，干脆就把枪扔在马路上。第二天早晨，德国巡逻兵捡起枪，装上军用马车，运回司令部。

中午 12 点，规定的时间一过，德国兵清点收缴到的步枪，共有 1.4 万支。也就是说，

还少 6000 支。他们便挨家挨户搜查。

次日清晨，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杀，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急匆匆赶回家来，一把抓住保尔的肩膀，紧绷着脸，压低声问：“你有没有从外面带东西回家？”

保尔本想瞒着枪的事情，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就全说了。

哥儿俩一同走进小板棚，阿尔焦姆从横梁上取下步枪，卸掉枪栓和刺刀，抓住枪筒往栅栏的柱子上猛砸。阿尔焦姆把枪筒砸得七零八碎，扔到了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然后，他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粪坑。完事以后，阿尔焦姆告诫弟弟：

“保尔，你该懂事，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被发现，头一个要枪毙的就是我。现在正是那些狗杂种们横行霸道的时候，明白吗？”

保尔为枪的事儿难过了一整天。就在这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沙却在一个被废弃的破棚子里，用铁锹拚命挖土。他在墙根底下挖出一个大坑，然后把用破布包着的三支枪放了下去。然后，他往坑里填土，踩实，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盖在新土上。干完了，他左看右看，非常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擦掉额头的汗珠，暗想：“即使被他们搜到，也查不出这是谁家的棚子。”

这天，在发电厂的院子里，保尔走过柴堆时，朱赫来叫住他，微笑地对保尔说：

“你妈妈说你爱打架，像只公鸡，”朱赫来赞赏似的大笑起来，“打架不一定是坏事，不过要弄清楚打的是谁，为什么打。而且打架要有真本事，要不要我来教你？”

保尔惊奇地望着他。

“怎样才算有真本事？”

“好，让你见识见识。”

朱赫来简明扼要地讲解英国式拳击的打法，给保尔上了第一课。

保尔为了掌握这种拳击法，没少下功夫。他一次次地被朱赫来击倒，摔了不知多少跤，但依旧劲头十足，坚持学习。

有一天，在房后园子的一角，保尔爬到小棚子顶上。这棚子的另一面对列辛斯基的花园。他们一家自从德国人进城后便又回到了这里。从棚顶的边上，保尔能看得见整座花园、半个院落和房屋的前部。这时候他发现常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正坐在厢房里写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中尉走进花园，列辛斯基的女儿涅莉从凉亭里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一块儿出了栅栏门，上街去了。

保尔看到厢房的桌子上有一副皮带，还有一件发亮的东西。保尔很好奇，便顺着樱桃树干滑进花园，猫腰跑到厢房的窗前。这下看清了，发亮的是一支漂亮的十二发手枪。他探进身子，伸手拿到了手枪，塞进裤袋。然后，他按原路退回，爬树，上棚顶，回到家里。

保尔抓了块破布，塞在衣袋里，溜出家门，一只手按住不时碰击大腿的手枪，直奔废弃的老砖厂。

这儿碎砖遍地，杂草丛生，砖窑也已经坍塌了。保尔他们曾来这玩过，挺熟悉这里的情况。他钻进一座破窑的豁口，把手枪用破布包好，放在窑底的一角，盖上一大堆碎砖，然后回到发电厂干活去了。

原来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气得要命。列辛斯基的儿子维克托说，手枪可能是让邻居偷走的，尤其是野小子保尔最可疑，于是中尉下令去保尔家搜查。但毫无结果。因此，保尔更加相信，冒冒险有时也能安安无事。

冬妮亚

一天，保尔正在车站水塔附近的池塘边全神贯注地钓鱼，在他的身旁放着盛蚯蚓的铁罐子。

忽然，从他的背后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这儿怎么能钓到鱼呢？”

保尔生气地一扭头，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女孩。这女孩穿着白色水兵服和银灰色短裙，领子上有蓝条纹。花边短袜紧裹住晒黑的小腿，脚上是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这时，保尔拿钓竿的手一颤，鹅毛鱼漂在平静的水面上点了几点，荡起一圈圈波纹。

背后传来女孩焦急的声音：

“哎哟，咬钩了……”

保尔心一慌，赶紧提起鱼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可钩上并没有鱼。

“真是活见鬼，撞上了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他把钓钩往更远的水面甩去。不料，钓钩却落在了两支牛蒡之间。

保尔明白自己把钓钩下错了地方，但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背后的女孩：“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后面传来挖苦的回答：“就凭您这副模样，鱼也会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到鱼吗。好一个高明的渔夫！”

这可太过分了！保尔站起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是他恼怒的习惯动作他尽量挑最客气的字眼说：

“小姐，请您走远点，好不好？”

“我真的妨碍您了吗？”

已经不再是讽刺，而是和解与友善的口吻。

“那倒也没有，您要看就看好了。”保尔一听这话，气也消了，便重新坐下观察他的鱼漂。

鱼漂紧挨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牛蒡叶子根上了。保尔真希望女孩走开，但却在镜子般的水面上清晰地看见她的倒影，那是一张调皮的笑脸。原来这女孩是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她是回家过暑假的。冬妮亚也坐在弯曲的柳树上正望着保尔呢。

水塔旁的小桥上，走来两个年轻人，都是七年级的学生。一个是麻子苏哈里科，机车库

主任的儿子，嘴里叼着烟，带着一副精巧的钓竿。另一个是列辛斯基律师的儿子维克托，身材匀称而体质娇弱。

俩人走到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装模作样地鞠了一躬：

“您好，小姐。哦，您在钓鱼？”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

苏哈里科拉着维克托的手，上前说：“你们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

两人没话找话地搭讪。得知冬妮亚没带钓具，苏哈里科急忙讨好：“请先用我的吧，我再去拿一副。”

“不，咱们这样会打扰别人的。”说着，冬妮亚看了看一旁的保尔。

苏哈里科这才注意到保尔。他说：“我马上叫这野小子滚开。”

冬妮亚还没来得及阻挡，他已走过去大喊大叫：“喂，你滚蛋！听见没有？快滚！”

保尔毫不示弱地瞪了他一眼：

“你哇啦哇啦喊什么？”

苏哈里科大为恼火，一脚把蚯蚓罐子踢下水去：

“穷小子，竟敢回嘴。我叫你滚！”

保尔跳起来想要揍他，但又忍住了。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怕牵连到哥哥阿尔焦姆，才强自克制着，没动手揍他。

苏哈里科却扑了过来，用力猛推。保尔身子晃了晃，但两手一扬，稳住了，没跌下水去。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经常打架惹事，此刻对着保尔，当胸便是一拳。

这下，保尔忍无可忍了。他出手还击，重重的一拳打在苏哈里科的脸上，紧接着又一把揪住他的学生装，猛地拖下水去。

苏哈里科浸在没膝深的水里，皮鞋、裤子全湿了。苏哈里科气急败坏地冲上岸，向保尔扑过来。面对恶狠狠地扑来的苏哈里科，保尔脑中闪过一条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稍弯，伸屈自如；不仅用手，而且以全身的力量，从下往上，打对方的下巴。

他按照要领，猛击一拳。咔的一声，苏哈里科上下牙对撞，下巴剧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发出尖叫，双手乱挥，整个身子朝后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

冬妮亚禁不住哈哈大笑，拍着手喊：“打得漂亮！真棒！”

保尔抓住钓竿，猛然拉断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他听见维克托在他身后对冬妮亚说：

“这家伙是头号小流氓，叫保尔·柯察金。”

朱赫来与谢廖沙

几天来，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好几处的铁路工人在罢工。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上，机车库工人也闹了起来。全省的游击队数量已经有十个左右，德国人整天都在心惊胆战。

朱赫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奔走，已在铁路站、机车库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并做了大量工作。他也曾试探地问过阿尔焦姆，对布尔什维克党有什么看法。这个健壮的钳工回答：

“党派的事情我闹不清。但什么时候需要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朱赫来从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

现在，铁路运输异常繁忙，德国人动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掠夺到的黑麦、小麦、牲畜等运往德国本土。

这天，伪警备队突然逮捕了车站的报务员波诺马连科，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刑拷问。结果，他说出罗曼曾对工人进行过鼓动工作。罗曼是阿尔焦姆的同事。这天，他正在干活，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抓他来了。这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前面，还没开口，就一鞭子抽到罗曼脸上。

“畜生，跟我们走。”接着，狞笑一声，使劲扯这钳工的袖子。“到我们那儿去继续煽动吧！”

当时，阿尔焦姆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他把铁刀一扔，俨如巨人，一步步逼近伪军官，嗓音沙哑地说：

“你这个坏蛋，凭什么打人？”

伪军官倒退一步，急忙伸手去解枪套。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也立刻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步枪，咔嚓一声，子弹上了膛。

“不准动！”他大喝。

又高又大的钳工，面对这个又矮又小的士兵却无可奈何。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1小时，阿尔焦姆被放了出来，但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的工人都罢工了。他们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情绪十分激昂，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

伪军官带领一群警备队员，急急忙忙地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

“马上干活去！否则通通抓起来，还要枪毙几个。”

此刻，群情更加激愤了。

工人们的怒吼声，把伪军官吓得溜进了站房。德国驻站长官调动大批士兵，他们分乘几辆卡车，沿着公路急驶而来。

工人们四散回家。全体工人都罢工了。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重机枪，活像一头猎狗，随时准备扑击。

当夜开始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去了。朱赫来不在住处过夜，没被抓到。

被捕的人都关在大货仓里。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送交野战军事法庭审判。

全线的铁路工人，几乎都举行了罢工。而在离这儿 120 公里的地方，则又发生了战斗。有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还炸毁了几座桥。

夜里，一列往前线运送德国兵的德国军车开进车站。刚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工就全跑掉了。德国中尉不得不带着伪军官和一群德国兵，走进大货仓。伪军官点着名喊道：

“阿尔焦姆、波利托夫斯基、扎哈尔，你们三个一组，立刻去开车。违抗者就地处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不得不沮丧地点点头。

火车头喘着粗气，愤怒地喷吐出闪闪发亮的火星，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问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

“大伯，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刺刀顶着，不开又怎么样呵。”

“咱们跳车吧。”副司机扎哈尔小声说着，又斜眼瞧瞧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只是那个家伙在背后监视着咱们，不大好办。”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凑近阿尔焦姆，耳语般地说：

“这车咱们再也不能往前开了，那边正在打仗，起义者炸毁了一段铁路。咱们呢，反倒往那边送这批狗杂种。孩子，你要知道，即使在沙皇时代，罢工期间我也没出过车。现在却要把敌人送去打自己的弟兄，这可是一辈子的耻辱。咱们千万不能把车开到那里去。你说是吗？”

“可怎么对付那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老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擦掉额上的汗水，布满血丝的眼睛望望压力计，似乎要从那儿找出答案。接着，他气愤地咒骂了一通。

阿尔焦姆记起了自己对朱赫来说的话：“……什么时候需要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如今可好，尽力帮倒忙了！运送起敌人来了……

这时，波利托夫斯基弯下腰，俯在工具箱上，挨近阿尔焦姆，鼓足勇气说：“干掉这家伙，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往下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干掉他，然后跳车逃跑。”

阿尔焦姆也拿定了主意，说：“行。”

他又探过身去，凑近副司机扎哈尔，把这个决定告诉他。

扎哈尔，也就是谢廖沙的爸爸，没有立刻回答。他们这么做，有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属都在小城里。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一家九口全靠他养活。然而，三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这趟车决不能再往前开了。

“好，我同意。”扎哈尔想了一会儿终于也下定了决心。

那个德国兵正坐在煤水车边上，两腿夹着步枪，嘴里叨着烟，偶尔抬眼看看三个忙忙碌碌的工人。

阿尔焦姆假装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扒下一些大煤块，做手势要士兵让开一点，士兵毫不怀疑地从上面滑下来，朝司机室的门走去。波利托夫斯基在他身后举起了铁棍。阿尔焦姆和扎哈尔听到迅急而沉闷的击打声，不由像被火烧着似的，直跳起来。德国兵被波利托夫斯基击碎了头盖骨，躯体如同装满东西的口袋，重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之间的过道上。

“完事儿了，”老司机扔掉铁棍，压低声音说。他脸上抽搐了一下，又说：“这下咱们没有退路了。”

稍停，他又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高声关照：“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后，一切弄妥。无人驾驶的机车在渐渐减速。三人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下火车。

谢廖沙一家忧心忡忡，妈妈这四天来更是神思恍惚，因为爸爸扎哈尔没有一点消息。昨天，来过三个警备队员，嘴里骂着脏话，粗暴地盘问她。

从他们的问话中，谢廖沙的妈妈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中年妇女满腹焦虑，扎上头巾要出门去，她对正在厨房里洗洗涮涮的大女儿瓦莉亚说：

“我到保尔家去打听一下消息，谢廖沙回来，你叫他去波利托夫斯基家问问。”

保尔的妈妈热情地接待谢廖沙的妈妈，她也正想从对方嘴里听到一些消息。可是刚一交